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八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一

涇胡承珙墨莊著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蘇穎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

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旣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自周公制禮作樂卽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幽雅幽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

此以南非詩二南
范氏說誤辨見後

非周之樂章詩人安

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

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二南諸篇
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
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於所得
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
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
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琪案周公召公本以
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有周南召
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
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於此
盲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於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
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於諸

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
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輿論曰
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
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
間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
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
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
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
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
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
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死麕騶虞序皆

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爲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說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承琪案王氏以二南但采於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

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元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甯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考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湔水入焉又東別爲沱入江過都安縣今湔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汜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

西漢水

今嘉陵江

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

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
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
畱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爲豫州其南爲荊州漢
廣采之荆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陝而
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
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考謂江沱之間卽梁山之界蓋
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言其說可信至於爲沱爲渚則
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
當以通志爲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
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

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澗
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
不坦然眾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考括
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
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敘
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此亦謂自北而南與毛序合惟酈
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
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於附會二南篇末取
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
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旣
眾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

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於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考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箏南箏者南箏二南之箏也箏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箏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旣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夷之樂適有

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承拱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旣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今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籥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

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竝列於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說皆足破考古編之謬今考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南無風據左傳季札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有采繫采蘋則又以爲出於臆說眞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

者乃采詩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諸儒混爲一解而又牽引南夷之樂以爲二南則尤誤矣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似君子爲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其理內治

此語尙沿箋疏之誤辨見後

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

銘二說頗爲近之惠研雞詩說曰小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妣耳作詩之意或本

于文王大妣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
夫人者矣戴東原詩經補注曰南豳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
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
正內德慎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
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
之者也韓氏怡讀詩傳譌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妣雖稱文母竝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保傅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集傳謂文
王求得大妣爲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於是疑難遽
起崔銑云大妣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閒事
而形容之或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
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於王季宮人之憂樂

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故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文王九十七歲而終武王卽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旣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妣之年少爾鄒忠允據續女維莘之文疑大妣爲文王繼娶于莘錢飲光田閒詩學用其說且據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

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史記載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以六十歲克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卽位克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歿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姒爲文王之始配以古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姒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承琪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記曰親皆沒己